



## 法国：阿尔托（Antonin Artaud）诗选

### 阿尔托（Antonin Artaud）诗选

阿尔托（1896——1948），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并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主要著作有《戏剧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发现》。

迷醉 树 夜 黑太阳的仪式 向木乃伊乞灵 声音玻璃 街道 无休止的爱 被捆绑的木乃伊 阴郁的诗人

---

#### 迷醉

银白色火盆，木炭凹陷  
连同它内在力量的音乐  
木炭被镂空，被释放，树皮  
忙于献出它的世界。

对自我的苦苦追寻  
穿透正超越自身  
啊！让冰块的柴堆  
同想念它的精神会合。

深不可测的古老追逐  
在欢乐中向外渗漏  
感觉灵敏的肉欲，迷醉  
在真正的歌唱的水晶中。

呵墨水的音乐，音乐  
葬身地下的煤的音乐  
温柔，沉甸甸，解救我们

用它秘密的磷。

(树才 译)

---

树

这棵树和它的颤栗  
召唤的黑森林，  
喊叫的黑森林，  
吃着夜的暗色的心脏。

醋和牛奶，天空，大海，  
苍穹的厚重质量，  
一切都促成这场震动，  
它居住在阴影沉甸甸的心中。

一颗心破裂，一颗坚硬的  
星分成两半，在天上喷射，  
澄澈的天空在融化  
应答着太阳响亮的召唤，  
它们发出相同的声音，相同的声音，  
如同夜和树在风的腹腔发出的声音。

(树才 译)

---

夜

飞机从阴沟里经过，  
雨上升至月亮；  
大街上一扇窗  
向我们披露一位裸体女人。

在鼓起的床单的羊皮袋里

整个夜在呼吸，

诗人感到他的头发  
往上窜，越长越多。

天花板迟钝的脸  
凝视那些躺倒的躯体  
在天空和人行道之间，  
生命是一顿深奥的饭菜。

诗人，那令你劳作的  
同月亮无关；  
雨是新鲜的，  
肚子挺不错。

看吧就像玻璃杯上升  
在大地的所有吧台；  
生活是空的，  
脑袋在远处。

不远处一位诗人在想。  
我们不需要月亮，  
脑袋是大的，  
世界是满的。

每一个房间里  
世界在颤抖，  
生命分娩某种东西  
它朝着天花板上升。

纸牌使空气浮动  
在玻璃杯四周；  
葡萄酒的烟，诗的烟  
和夜里烟斗的烟。

在每一个颤抖着的房间  
那天花板的斜角里  
胡乱拼凑的梦  
那海上的烟聚到一起。

因为这里生活有问题  
思想的肚子也一样；  
酒瓶碰撞那些

空中集会的头颅。

文字从梦中滋生  
像一朵花，或一只玻璃杯  
装满形式和烟。

玻璃杯和肚子在碰撞；  
生活是明亮的  
在变成玻璃的头颅里。

诗人们热烈的聚会  
在绿呢毯四周，  
虚空在旋转。

生活穿过  
浓发丛丛的诗人的思想。

大路上只有一扇窗；  
纸牌敲响，  
窗内那位发情的女人  
故意敞露她的肚皮。

（树才 译）

---

黑太阳的仪式

而下面，就像在苦涩的斜坡下，  
心灵的残酷的绝望，  
六个十字架的圈儿打开，  
再往下，  
就像嵌入大地母亲，  
从垂涎的母亲那不洁的拥抱中  
挣脱。

黑煤大地  
是唯一的潮湿地点  
在这岩石的裂缝中。

仪式就是新太阳从七个点经过  
在向土地的孔进射之前。

有六个男人，  
每人代表一颗太阳，  
而第七个男人  
是那颗非常生硬的  
太阳  
穿着黑衣披着红肉。

不过，这第七个男人  
是一匹马，  
一匹被一个男人牵着的马。

但却是这匹马  
而非男人  
才是太阳。

在一面鼓和一支又长又怪异的  
喇叭的  
撕裂声中，  
六个男人  
睡了，  
贴着地面滚过，  
像向日葵一样渐次进射，  
不是太阳  
而是旋转的地面  
几支水仙，  
而每一次进射  
呼应着越来越低的锣  
又从鼓中  
返回  
直到突然看见最后一颗太阳  
以令人晕眩的速度  
飞跑而来，  
第一个男人，  
黑马和一个  
裸体男人，  
一丝不挂  
并且童贞  
在他身上。

蹦跳之后，它们沿着曲折的环形路前行  
而那匹流血的马疯了  
不停地腾跃  
在岩石顶部  
直到六个男人  
彻底  
围住  
六个十字架。

不过，仪式的主要意思恰恰是  
摧毁十字架。

旋转完毕  
他们从土里  
拔出十字架  
而裸体男人  
在马背上  
竖起  
一根巨大的马蹄铁  
它已在他的伤口里浸泡过。

（树才 译）

---

向木乃伊乞灵

这些骨头和皮肤的鼻孔  
从那里，绝对的黑暗  
开始，和这嘴唇的图形  
你闭合它如同拉上窗帘

和你滑入梦幻的这金  
生命把你从骨头剥离，  
和这虚假目光的花朵  
在那里你同光相遇

木乃伊，这些纺锤的手  
为了替你翻转内脏，  
通过这些手，可怕的幽灵

获得了一只鸟的面孔

死亡装饰的这一切  
像一个侥幸的仪式，  
这幽灵们的闲聊，和这金  
你的黑内脏在金子里游泳

我是在那里同你相遇，  
在那条血管的烧焦的道路，  
而你的金如同我的疼  
这最糟也最可信的见证

（树才 译）

---

声音玻璃

声音玻璃里星体旋转，  
杯中煮着头，  
充满粗鄙的天空  
吞吃星体的赤裸。

一种激烈而怪异的奶  
在苍穹深处挤动；  
一只蜗牛爬高并打扰  
云朵们的安静。

极乐和狂想，整个天空  
扔给我们一团  
海淫的翅膀湍急粗野的  
旋风，像一朵云。

（树才 译）

---

街道

性的街道热热闹闹  
沿着那些不道德的面孔，  
罪行吱吱叫的咖啡馆  
把大路连根拔起。

性的手灼烧裤兜  
而肚皮在下面沸腾；  
一切思想彼此碰撞，  
而脑袋不如窟窿。

（树才 译）

---

无休止的爱

这水的三角形，它渴  
这不见字迹的道路  
夫人，还有你桅杆的标记  
在这溺死我的海上。

你头发的消息  
你嘴唇的枪击  
这暴风雨卷走我  
在你眼睛的尾涡。

最终，这阴影，在岸上  
生命休战，还有风，  
还有我经过的途中  
这群人可怕的踏步声。

当我抬眼看你  
仿佛世界在颤抖，  
而爱的火焰就像  
你丈夫的抚摸。

（树才 译）

---

被捆绑的木乃伊

摸索门，这尸体上  
翻转的死眼珠，  
这剥了皮的尸体  
被你肉身的可怕寂静漂洗。

金子升起，掷向你  
肉身的激烈的寂静  
和你仍然携带的树  
和前进着的这死人。

——瞧，就像纺锤  
在猩红心脏的纤维中旋转，  
这颗心脏里，天空炸裂  
当金子把你没入骨头——

是深处坚硬的景色

在你行进时呈现出来  
而永恒甩下你  
因为你过不了桥。

（树才 译）

---

阴郁的诗人

阴郁的诗人，一只少女的乳房  
纠缠着你，  
恼火的诗人，生活沸腾  
城市焚烧，  
天空在雨中消失，  
你的羽笔抓挠生命的心脏。

森林，森林，眼睛眨动

在众多的松子上；

风暴的头发，诗人们

骑上马，骑上狗。

眼睛狂怒，舌头转动

天空涌进鼻孔

像一种蓝色的有营养的奶；

我悬挂在你们的嘴上

女人，浓烈的醋的心。

（树才 译）

[www.poetry-cn.com](http://www.poetry-cn.com)

中国诗歌网版权所有

转载文章请注明出自中国诗歌网